

新羅飯店往事

外交
圈

新羅飯店坐落在首爾市中心一座山丘上，建於一九七九年，是韓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來漢城（現稱首爾），入住的正是這家酒店。現在二十四年過去，我又一次入住這家熟悉的酒店，往事頃刻湧上腦際。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前往韓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我作爲隨行人員同往。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韓國的土地，內心情感，有焦慮不安，也有幾分緊張。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參與主管朝鮮半島事務以來，三十多年主要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職，三進三出，從未想過會去曾經與中國「敵對」的韓國。對韓國的了解，只是通過閱讀資料，停留在紙面上，沒有一點實際感受。韓國到底會如何看待中國，這次訪問是否會順利，心中沒底。從北京出發，一個多小時，就到達漢城金浦機場。

中韓沒有外交關係，錢其琛外長第一次來韓國，我們估計，機場新聞記者會很多，但出乎意料，迎接我們的只有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的主辦國韓國高官和幾名職員，我們多少有點奇怪。一了解，原來韓國方面擔心中國外長第一次來韓國，記者蜂擁而至，機場秩序難以維持，沒有通知本國和外國記者。可見他們考慮得很是周密。但當我們乘車到達入住的新羅飯店時，大廳裡已擠滿記者。錢其琛一下車，就被記者包圍，寸步難行。在無秩序的提問中，不少是關於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問題，但更多的是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是否會生變。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爲中國和韓國沒有外交關係，但中國外長來到了漢城，不能不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記得那天錢其琛是在保鏽開路護送下，乘專用電梯上樓進入房間的。

錢其琛外長率團來漢城，本來的目的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加入這個國際組織，成爲正式成員。大約一年前，中國經過慎重考慮，認爲加入亞太經合組織，有利於國際上與各國交流與合作，故此向該組織提出了申請，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預定審議通過。事先，會議主辦國韓國還作了細緻準備，就中國加入廣泛徵求了各成員國的意見，並對中國以主權國家加入、香港和台灣以經濟體加入達成了共識。因此，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接納中國和香港、台灣爲正式成員，進行得十分順利，受到與會的各成員國的歡迎。

但有一件事我們沒有預料到，就是盧泰愚總統不顧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單獨會見錢其琛外長一行。當年，大型國際會議還不是很多，韓國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美國、澳洲、日本、新加坡、泰國等十幾個國家，由外長率團參加，在國際上很是引人注目。韓國爲成功舉辦這次部長級會議，除會前籌劃和會議準備費了不少心機外，還特地安排了盧泰愚總統會見與會各國代表團，以提高會議的分量。

會見那天，錢其琛前往總統府青瓦台，參加集體會見。盧泰愚與各國團長握手寒暄，然後落座交談。會見結束後，意想不到，青瓦台禮賓官把錢其琛外長留下，說盧泰愚總統要單獨會見中國代表團。當時我們幾個隨行人員還在飯店，爲參加會見，趕忙乘韓方準備的車輛，趕往青瓦台。會見開始，盧泰愚總統表示，歡迎錢其琛外長前來漢城，祝賀中國成爲亞太經合組織正式成員，但隨後他話鋒一轉，談及兩國關係問題。他坦率表示，韓國和中國是近鄰，一海之隔，雞犬之聲相聞，相互不能再隔絕下去。他特別強調，爲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也爲了韓國的發展繁榮，他真誠希望日益增加的兩國經貿關係不斷發展，更期待着韓中兩國能夠早日建立外交關係。

當年，中國確實正在考慮進一步改善與韓國的關係，正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機，盧泰愚具有遠見的談話，實際上成爲中韓建交的一首序曲。次年，中韓兩國就開始了建交談判，八月達成協議建立外交關係，我受命於九月出使韓國。

這次入住新羅飯店，同我第一次去時一樣，住在一个通過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高聳入雲的首爾塔的房間，我不止一次望着高塔凝思，想昔日的隔絕，看今日的發展，感嘆二十四年來中韓關係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新羅飯店，它的巧克力色外形，它的寬闊前廳，它的優美後園，它的莊重迎賓館，我最熟悉不過，不知多少次會進出和入住過，但這其中二十四年前的第一次入住，留給我的印象最爲深刻最爲難忘。

蕭紅兒時讀詩

陸琴華

蕭紅，原名張迺瑩，中國近現代女作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童年的蕭紅跟其他家境比較不錯的孩子一樣也經受了一段早期教育，也是蕭紅的爺爺張維禎教她學唸《千家詩》。成年後的蕭紅回憶道：

「早晨唸，晚上唸，半夜醒了也是唸詩。」

唸了一陣，唸睏了再睡去。」可是如果祖父教她唸到關於吃的詩時，蕭紅一下子就來了精神，睏意頓消，原來那詩裡面有蕭紅認爲能吃的東西。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是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春曉》。蕭紅很喜歡這首詩，不是因爲這首詩意境優美，清新活潑、明朗暢曉，抒發詩人內心萌發的深厚春意，而是裡面有關於能吃的東西——鳥。蕭紅家附近有一口井，一次，有一隻鴨子掉井裡被祖父捉住，祖父就用黃泥把鴨子包起來放在火上燒。蕭紅把燒熟的鴨子撕開，立刻就冒了油，一股香味在空中瀰漫。蕭紅吃着這用黃泥包着的鴨子，覺得這就是世上最美味的食品。蕭紅想：如果把詩裡的鳥也用黃泥包着燒熟，肯定也是不錯的美味。所以蕭紅一唸到「處處聞啼鳥」時就不由得高興起來，覺得這首詩「實在是好」。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唐代詩人崔護的七言抒情詩《題都城南莊》。這首詩通過「去年」和「今日」同時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映照對比，把詩人因這兩次不同的遭遇而產生的感慨，迴環往復、曲折盡致地表達了出來。這首詩一經問世，就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喚起了一些人的共鳴。蕭紅喜歡這首詩恰恰也是因爲裡面關於能吃的東西。這裏面能吃的東西是什麼呢？祖父一臉困惑，心想：桃花能吃嗎？蕭紅就一臉笑容地告訴祖父：「桃花不能吃，可是桃樹一開了花不就結桃子嗎？桃子不是好吃嗎？」蕭紅這麼說着，就想起家裡有一棵櫻桃樹，問祖父：「今年我們家的櫻桃樹開不開花？」想過一下桃子癮的詩油然而生。

蕭紅學唸家詩時才四五歲，還不識多少字，都是祖父唸一句她在後面跟着學一句，用鵝學舌來形容蕭紅學唸詩的情景一點兒不誇張。因爲學着學着，蕭紅就把原詩唸得走調了，也就是把詩歌裡一些意象領會錯了。比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鶯上青天」的詩裡的「黃鸝」，蕭紅以爲是祖父從街上經常買來的「黃梨」，高興得不得了，念到「黃鸝」時似乎吃到了那油光錦亮的、甜得似乎要流出來的「黃梨」。當祖父解釋那是「兩隻鳥」時，蕭紅還不死心，對祖父說：「兩個黃鸝和一行白鶯能用黃泥包着烤熟了吃啊。」祖父告訴蕭紅鴨子易煮，麻雀易煮，可是黃泥包着白鶯飛得又高又遠，他們的巢穴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想用黃泥包着牠們烤熟了吃比登天還難。蕭紅聽了，知道黃梨吃不成了，還有像黃鸝和白鶯這樣的鳥也吃不成了，就一下子不喜歡杜甫這首《絕句》了。

「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玩是兒童的天性；吃呢？也是兒童的天性。只是蕭紅在「吃」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

開書單

陳魯民

新羅飯店坐落在首爾市中心一座山丘上，建於一九七九年，是韓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來漢城（現稱首爾），入住的正是這家酒店。現在二十四年過去，我又一次入住這家熟悉的酒店，往事頃刻湧上腦際。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前往韓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我作爲隨行人員同往。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韓國的土地，內心情感，有焦慮不安，也有幾分緊張。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參與主管朝鮮半島事務以來，三十多年主要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職，三進三出，從未想過會去曾經與中國「敵對」的韓國。對韓國的了解，只是通過閱讀資料，停留在紙面上，沒有一點實際感受。韓國到底會如何看待中國，這次訪問是否會順利，心中沒底。從北京出發，一個多小時，就到達漢城金浦機場。

中韓沒有外交關係，錢其琛外長第一次來韓國，記者蜂擁而至，機場秩序難以維持，沒有通知本國和外國記者。可見他們考慮得很是周密。但當我們乘車到達入住的新羅飯店時，大廳裡已擠滿記者。錢其琛一下車，就被記者包圍，寸步難行。在無秩序的提問中，不少是關於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問題，但更多的是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是否會生變。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爲中國和韓國沒有外交關係，但中國外長來到了漢城，不能不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記得那天錢其琛是在保鏽開路護送下，乘專用電梯上樓進入房間的。

錢其琛外長率團來漢城，本來的目的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加入這個國際組織，成爲正式成員。大約一年前，中國經過慎重考慮，認爲加入亞太經合組織，有利於國際上與各國交流與合作，故此向該組織提出了申請，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預定審議通過。事先，會議主辦國韓國還作了細緻準備，就中國加入廣泛徵求了各成員國的意見，並對中國以主權國家加入、香港和台灣以經濟體加入達成了共識。因此，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接納中國和香港、台灣爲正式成員，進行得十分順利，受到與會的各成員國的歡迎。

但有一件事我們沒有預料到，就是盧泰愚總統不顧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單獨會見錢其琛外長一行。當年，大型國際會議還不是很多，韓國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美國、澳洲、日本、新加坡、泰國等十幾個國家，由外長率團參加，在國際上很是引人注目。韓國爲成功舉辦這次部長級會議，除會前籌劃和會議準備費了不少心機外，還特地安排了盧泰愚總統會見與會各國代表團，以提高會議的分量。

會見那天，錢其琛前往總統府青瓦台，參加集體會見。盧泰愚與各國團長握手寒暄，然後落座交談。會見結束後，意想不到，青瓦台禮賓官把錢其琛外長留下，說盧泰愚總統要單獨會見中國代表團。當時我們幾個隨行人員還在飯店，爲參加會見，趕忙乘韓方準備的車輛，趕往青瓦台。會見開始，盧泰愚總統表示，歡迎錢其琛外長前來漢城，祝賀中國成爲亞太經合組織正式成員，但隨後他話鋒一轉，談及兩國關係問題。他坦率表示，韓國和中國是近鄰，一海之隔，雞犬之聲相聞，相互不能再隔絕下去。他特別強調，爲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也爲了韓國的發展繁榮，他真誠希望日益增加的兩國經貿關係不斷發展，更期待着韓中兩國能夠早日建立外交關係。

當年，中國確實正在考慮進一步改善與韓國的關係，正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機，盧泰愚具有遠見的談話，實際上成爲中韓建交的一首序曲。次年，中韓兩國就開始了建交談判，八月達成協議建立外交關係，我受命於九月出使韓國。

這次入住新羅飯店，同我第一次去時一樣，住一个通過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高聳入雲的首爾塔的房間，我不止一次望着高塔凝思，想昔日的隔絕，看今日的發展，感嘆二十四年來中韓關係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新羅飯店，它的巧克力色外形，它的寬闊前廳，它的莊重迎賓館，我最熟悉不過，不知多少次會進出和入住過，但這其中二十四年前的第一次入住，留給我的印象最爲深刻最爲難忘。

近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美國的演講中開出了自己閱讀過的美國書籍的書單，包括《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海明威《老人與海》等。年前，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和法國的時候，也曾兩次向媒體公開了自己的閱讀「書單」，囊括了幾十部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經典。

開書單有兩個用途，一是總結展示自己讀過的書籍；二是向他人推薦有價值值得讀的書籍，都很有意義。尤其後一條更是功德無量，可以引導那些最有用的書，不讀那些沒有價值的爛書、胡說八道的壞書。所以，許多偉人領袖大哲名人都喜歡開書單，把自己終身受益的書籍推薦給那些後生小子，讓他們直接吸收最有價值的精神營養，在成材的路上走得快些。

古往今來，各類書籍浩如煙海，不可計數，一個人就是窮

盡一生什麼都不幹，也不能讀完其中的萬分之一。況且，書海

中還有很多垃圾書，益處不大，書，讀這些書無疑就是在浪費

生命，這就亟需那些睿智多識的專家學者給予及時引導，開出

自己認可的書單，讓知識的光芒照耀更多的人。我在大學教書

，每年都能遇到向我請教該讀什麼書的學生，要我給他們開書

單。我自己雖然讀書不算多，但畢竟也讀了這麼多年書了，心

裡頭對好書的標準還小有心得，同時我也會受益於那些見過面

我感，讀的書單就還越有影響，也越有說服力。去年的「世界讀書日」，

《人民日報》與央視新聞就共同推出的「十五

位知名大學校長推薦書單」，由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五所大學

校長每人推薦一本書，計有《平凡的世界》、

《大數據時代》、《時間簡史》、《沉思錄》、

《中國哲學簡史》、《苦難輝煌》、《叩響

命運的門》、《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孔子

評傳》、《論中國》、《相約星期二》、《改變世

界》等，涵蓋了中外很多領域。很慚愧，我只讀過其中的三分

之二，但基本認同這些名家的薦書理由。

即使都是名譽泰斗，但因爲每個人從事專業或愛好不同，

視角有別，開出的書單也各有不同，這也很正常，所謂「蘿蔔

白菜，各有所愛」。那麼對於這不同內容的書單，我的辦法是

還有一點，開書單要看對象。如果是對大衆開的書單，那

多幾個名譽的書單，就能夠讓更多人知道。

我個人十分喜愛錢鍾書的《管锥編》，但給大學生開的卻是更通俗的《圍城》

。中國古代四大名著裡，《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最高，但我給學生推薦的次序

卻是《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取其從淺入深之意

。當然，《平凡的世界》也是必薦之書，勵志的東西誰都需要，青少年尤其如

我感，讀的書大都可有可無，甚至超值。

我個人十分喜愛錢鍾書的《管锥編》，但給大學生開的卻是更通俗的《圍城》

。中國古代四大名著裡，《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最高，但我給學生推薦的次序

卻是《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